



新闻关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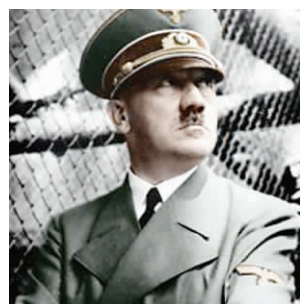
澳20岁的大学生成为最年轻议员

澳大利亚大选最受瞩目的，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——20岁的大学生怀亚特·罗伊。他喜欢“肯德基”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90后。不过，他在政治上却有着超出同龄人的老练。



施泰因迈尔为妻捐肾暂离政坛

德国前外交部长、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党重要领导人施泰因迈尔当天表示，本周将捐肾给妻子，因此会暂时离开政坛数周。



希特勒可能是犹太人

据英国媒体报道，希特勒生前曾对犹太人进行屠杀。然而，对其亲属进行的DNA检测结果显示，希特勒本人可能含有犹太人和非洲人的血统。



奥巴马购书兴趣折射内心情感

近日在马撒葡萄园岛度假的奥巴马在当地书店里选购了《自由》、《父亲的梦想》以及《修正》。有分析说，奥巴马购《自由》表明了他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立场；而后两本体现父子关系的小说则体现了奥巴马对父亲的怀念。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目前，一套《这样读〈资治通鉴〉》系列读书笔记正在网上和网下流行。作者锐圆是一位网络写手，他的这部书是由“天涯煮酒”的长帖整理而成。三年来，始终有一批网友跟踪读帖，同时跟锐圆先生交流，一时成为网上热点。8月22日，本报记者通过电话和QQ跟现居深圳的锐圆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。锐圆说——

《通鉴》是政治文化DNA图谱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 实习生 张樞

最早读《通鉴》是被迫的

本报记者(以下简称记):《资治通鉴》(以下简称《通鉴》)这本书,如果没有你的精彩解读,很多人可能一生都不会碰它。我尽管大学读的是中文系,里面的几个名篇也读了,但都是从文学角度来欣赏的,没有从权力的角度和从管理的角度去理解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盯上《通鉴》的?

锐圆: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,我们这一代人,在求知欲最强的少年时代,是没有什么书读的。不过很多人虽然没有通过读《通鉴》,但是这部书名头太大了,中学和大学的课本里都有选录,所以,在中国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知道这部书。《通鉴》对于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,知道但很陌生。

记:我也是六十年代生人,所以,读你的文字,甚合我的口味和欣赏节奏,因为你用的好多词汇,我能感应。这是同时代人的一种默契。

锐圆:我最早读《通鉴》是被迫的,大学毕业,我被分配到一家报社工作,领导安排编写评论杂专栏,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这类文章,一般爱用历史故事做由头,尤其是伯乐和毛遂,为了避免把伯乐毛遂说到自己都要吐,于是我翻开了《资治通鉴》,想找冷一点的故事。

记: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它的情景吗?

锐圆:第一次读《通鉴》,就感觉我找到了个批判的对象和典型,呵呵,司马光在一开篇大谈名分多么重要,而我那时大学刚毕业,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反思“文革”、反思历史的新启蒙思潮状态之中,大家都通过清算历史来推进四个现代化。

记:那个年代,年轻人都有激情,思考问题尽管幼稚,但有的也很尖锐。

锐圆:因为年轻,所以也有些愤,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愤青,把火都发在不争气的老祖宗身上了,为什么这么悠久的文明却给我们带来的却是积贫积弱?这个问题其实一直萦绕在心,直到今天。人认识字忧患始,识字以后再读中国历史,忧患更甚。

《通鉴》里记载的是相砍的现实

记:我自己有个体验,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,任别人怎么劝导也白搭,但你的写作改变了我的体验,你用自己的语言来解读我有些讨厌的东西。比如权术,你采用这种古今一起“煮”的叙述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验的?

锐圆:《通鉴》最初的定位就是写给皇帝看的,是皇帝专用的MBA教材,司马光没有停留在大道理上,而是通过鲜活的历史,某种意义上也是鲜血染红的历史,向皇帝讲治国的经验教训。一说到实际,就不能不讲权术,政治斗争、军事斗争不搞阴谋诡计怎么行呢?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,我以为读《通鉴》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国情,《通鉴》所载的这一段历史,包括之前之后的中国历史,也都是中国国情,《通鉴》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,中国的传统不是《论语》里慷慨的格言所能概括,孔夫子讲的是理想,《通鉴》里记载的是现实,而且是相砍的现实。

记:从历史中去发现当下的一些蛛丝马迹。



锐圆近影。

锐圆:可能是受我个人经历的影响,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对“古为今用”有天生的偏好,其实以史影射也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,不可能到我们这一代人就能终结,所以读中国历史,越读你就越感觉历史就是昨天,今天和昨天是无障碍对接的。比如怎么处理人际关系,尤其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,怎么在危急的关头打败敌人取得胜利,怎么在纷杂的矛盾中求得平衡或安宁,这些今天的人们也需要。

记:历史与现实在互相眺望。

锐圆:但是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,毕竟大家都不是学着怎么做皇上的,所以对《通鉴》需要作一次当代的解读,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,每过一些年,每当社会发生重大转弯的时候,都需要对历史重新作一次解读。所以古今一起“煮”是一种必然。

不要小看文本创新价值

记:这是个浮躁的时代,诱惑太多,网络让好多人,特别是年轻人远离经典,你解读司马光时,有没有顾虑,就是写了没人看?

锐圆:我是2006年开始在“天涯煮酒”上发帖子的,网络写作有一个好处,就是很快知道你写的东西有没有人看,有点点击,有回帖,就说明有读者,没有人看,帖子就沉了。所以,我写东西是遵循“市场经济”原则的,没有用户就淘汰。

记:你选取的一些节点,往往跟当代正在发生的好多事件相似。你写的时候有没有顾虑?出版社没有让你修改吗?比如,你把刘邓称为“无产阶级革命家”……

锐圆:古今乱“煮”,这是近年来网络文本的

总体特色之一,解读历史,做学问,古人已经有总结,那就是只能在三个方向有新突破:一曰词章,二曰义理,三曰考据。现在我和一些民间的历史写手们所能做的,更多的都是做“词章”和“义理”的功夫。词章就是文本,我们不要小看文本创新的价值,五四的白话文、延安的新华体,不仅是说话写文章的风格变了,更是思想和情感的变化,也可以说义理是不能脱离文本存在的。

记:言为心声,语言的表达方式确实体现一种精神状态。

锐圆:今天的网络文本,是当代人精神思想自由的一种外在表现。比如我说刘邓是“无产阶级革命家”,可能有一些戏谑的成分,但是可以帮助今天的人更好地理解这位确实确实是“无产阶级”又是“革命家”的历史人物,我们不要把几千年前,几百年前的人物,都想象得那么幽古深远,其实他和我们熟悉的人是一样的,时间流逝,改变了,但人心是不变的。网络文本的“没有规矩”,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,如果我们只是GDP增长,说话写文章还全部是几十年前的社论体,那怎么称得起“伟大变革”呢?

记:在义理上探索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事情。

锐圆:说到“义理”,就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了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见解和看法,网络写手做好翻案文章,可能不少是为赋新词强说愁,但也不乏真知灼见,这个不必要大惊小怪,时间自然有沉淀效应。

不要到了监狱里才想起《通鉴》

记:你的书封面上有“一部曾经让毛泽东读了

17遍的大书”的话,《通鉴》你读了多少遍?毛泽东读史从里面寻找治国理政的智慧,而你这次是智慧寻找,有些掌握权力的读者,会不会读偏了你的解读?

锐圆:我对毛泽东读17遍《通鉴》的说法有点怀疑,最大的可能性是他老人家17次比较郑重地拿起《通鉴》来读,但每次不一定是通读,可能是对感兴趣的一段进行重温,通读17遍要花费的时间成本是巨大的。其实读几遍不重要,有些书过几年,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再读一遍是必要的,因为好书的价值和读者的阅历成正比。

记:我觉得也是,你想想,他老人家多忙啊。

锐圆:我个人认为,在中国,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的干部,都应该花些时间读一读《通鉴》,要认识中国的权力文化,要了解中国的治乱兴衰,要把握中国老百姓的人心,要深刻领悟统治管理的道和术,读《通鉴》其实是捷径,因为司马光确实把宋以前的中国历史总结得相当完备和透彻,《通鉴》已经把中国政治文化的DNA图谱描绘出来了。当然,读我写的《这样读〈资治通鉴〉》可能是捷径中的捷径,呵呵,话说大了——自己吹牛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。

我的读者中如果有领导干部,我对他们的忠告很简单,就是《大学》里的一句话:“正心诚意”,权力是一只魔戒,它可以让你有力量,但也可以腐蚀你的内心。可惜,很多官员是到了监狱里才想起《通鉴》这部书的,虽然晚了点,但是圣人不是也说过,朝闻夕死也可以嘛。

怎样看待读史热

记:当下出现了读史、聊史热,有人说,喜欢读史,是对当代的一种回避,你怎么看?

锐圆:今天的历史热,是一种社会自发。历史为什么这么火?国学为什么这么热?我个人的观点(如有雷同纯属巧合),这和当下中国的发展有关,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国家发展了三十多年,估摸大概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了,混得好的(发展起来的先富起来的)混得不好的,都有点空闲照照历史这面镜子了。

记:大家越来越现实和功利。阅读是为了管用。

锐圆:历史热,一方面是功利性的,老板们要从历史中寻找管理经验,从国学中找到管理哲学,打工仔们要寻找职场生存方法,学会为人处世。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悲凉,很多年轻人似乎都认为,世事洞明人情达练是比工作能力更强的一种竞争力,“职场政治学”成为显学,这不是什么好事情。

历史热,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娱乐。戏说笑侃,拿历史开涮,这也是影视作品或商品避免和现实发生硬碰撞的一种途径。反正中国这方面的资源是太丰盛了。

我不认同各种各样的历史热是“回避现实”的说法,今天的历史热只是社会各种热点中的一个。历史老文本的畅销,皇帝戏的高收视,并不说明中国老百姓只关心过去,回避当下。恰恰相反,全民读史正说明了大家都在关心现实,也都隐晦地明白,中国今天的各种矛盾和问题,和过去的专制历史有关联,与时俱进必须以历史为参照物才有意义。

周末感言

监护权与隐私权

□ 孙瑞灼

《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9月1日起实施。值得一提的是,条例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也作了保护,家长查看孩子聊天记录、手机短信都属于违法行为。条例第39条规定,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,开拆或者查看未成年人的信件、日记、电子邮件、网上聊天记录、手机短信等个人信息,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。(《中国青年报》8月24日)

《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将未成年人的隐私列入保护范围,其用心和出发点是对的,是出于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,但是,我认为未成年人有其特殊性,从更利孩子成长的角度看,这一规定不应绝对化。因为对于未成年人而言,其父母具有监护权,这种监护权应当在未成年人隐私保护权之上。以日记为例,相信任何父母都一样,除非确属必要,父母决不会轻易去偷看孩子的日记。正在青春成长期的孩子总是有很强的叛逆心理,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,而且不愿与父母、长辈沟通,只愿把问题藏在心里写进日记。在这种情况下,作为父母如果不找出问题所在,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,影响孩子的学习和成长。父母通过偷看孩子日记来了解孩子的心迹,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,其目的无非是加深对孩子的了解,找出孩子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,好对症下药。其实,父母们也知道,偷看日记会伤及孩子敏感的自尊,但与孩子的成长相比,他们只能选择了前者。我们当然不提倡父母通过偷看孩子日记方式来了解孩子,但将父母偷看孩子日记行为规定为违法并予以禁止,是否过于绝对化呢?作为孩子家长以及孩子的监护人,家长看孩子的网上聊天记录、手机短信等,完全是对孩子的健康、安全保护负责。假如孩子在网上聊天记录、手机短信等出现不良信息,不健康的信息,家长可以及时提醒、帮助处理。如果孩子网上聊天记录、手机短信等规定家长不得查看,孩子走上不健康的成长道路,谁会为此承担责任呢?

其实,这样的规定出台之后,其实施的效果也是值得怀疑的。相信,一些父母面对孩子的问题,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仍然会“以身试法”,而法律要惩罚这些违法的父母恐怕也是难上加难。按照《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规定,家长为了孩子健康查看了孩子的日记、QQ聊天记录等是违法了,谁来监督?法律会对家长怎么处理?如果追究家长法律责任,孩子真的会同感吗?显然,禁止家长偷窥孩子“隐私”属于违法的行为,会变成法律的聋子耳朵——摆设。其实,对偷看孩子日记等类似的问题,最佳的方式应当是道德劝导,而不是法律介入,毕竟抚养并教育孩子的是父母而不是法律。

和山东人打交道很累也很踏实

□ 逢春阶 张樞

跟锐圆网上聊天,很有意思。他使用网络语言,信手拈来,根本不像“60后”,而像“80后”“90后”。比如回答我们的提问,他说:马上开练。

我们的问题当然离不开山东。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。孔子在这里诞生,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与伦比。作为20世纪60年代生人,对孔子的形象是妖魔化的“孔老二”形象,而现在,出现了尊孔、恢复国学等论调,锐圆先生怎么看?

锐圆的观点很清晰:孔夫子在中国历史上,其实一直是被边缘化的。能代表中国文化本质的,不是孔夫子,是秦皇汉武,就好比一幢房子,钢筋水泥是皇帝专制,外面贴的墙纸是孔孟之道,这层墙纸,有时候华丽丽地贴着,有的时候则脏污不堪。

孔孟之道儒家学说总体上说,是皇帝专制政治的包装物,再不客气点说,是专制的帮凶。当然,现在有不少学者出面反驳,说“孔家店”里的孔夫子,不是真正的孔夫子,提出要恢复儒家的原教旨主义。

锐圆一泄而下的网络语言又来了:在学术学理上对孔子正本清源,也许不难,如果我们研究原生态的孔夫子,就会发现他的学说,也就是个“三好学生守则”,最多是个“优秀公务员守则”,某种意义上讲,于丹对论语和孔子的解读并不错,就是规规矩矩做孔子做臣子,拿这一套东西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恐怕有问题。中国当下确实需要有凝聚力的官方意识形态,理想道德、精神价值是一个伟大国家不能忽略的东西,如果缺乏,一定要建立

和完善,因为行政权力并不能做到无远弗届,何况权力本身也需要道德精神来约束,和谐社会一定要有整套的价值观,伟大复兴也必须要有自己的软实力,但是我们能从孔夫子那里淘换出什么宝贝,大家应该有个预判。经过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,在当下的国际环境里,孔子学说就算是最原生态最原版的,拿来做墙纸都已经是支离破碎,更遑论用来做栋梁和支柱。

锐圆本名张瑞元,山西夏县人,和司马光是老乡。山西大学毕业,是山东女婿,夫人老家是淄博。他对山东人和山东的评价是:因为工作关系,经常来山东出差,在山东也有不少朋友,和山东人打交道很累但也很踏实。累是因为山东人讲礼数,说话做事不小心就会失礼,尤其是在酒桌上,呵

呵。踏实是因为山东人有道德讲规矩,不愧受孔圣人就近熏陶这么多年——把孔子定位为一个提倡讲道德的人,重视教育的人,应该算是恢复他本人的历史原貌。

我们问锐圆先生,下一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?有没有进军影视的打算,比如写写历史题材的剧本?锐圆说,还将继续解读《资治通鉴》,目前出了四部,第一部《铁血纵横:从三家分晋到刘邓登基》,第二部《大国崛起:从汉高祖到汉武帝》,第三部《帝国强人:从霍光、王莽到刘秀》,第四部《帝国落日:从汉明帝到汉献帝》。这只是全部工程的三分之一强。解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当然将来有时间,对已出版的书还可以重新修订一遍。还没有写剧本的打算,也没有人来,只能守株待兔。